



三牙象

(傣族民间叙事长诗)

责任编辑：杨仲录

封面设计：孟加福

插 图：贾国中

三牙象 杨明熙 杨振昆搜集整理

(傣族民间叙事长诗)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6 印张：3

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5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953

定价：0.39元

辽阔的勐巴纳西^①，
村连着村，坝连着坝，
稻谷一年两熟，
四季盛开鲜花。

芭蕉椰林掩映着寨子，
菩提树伴着万户傣家，
纺车声机织声响成一片，
竹楼下数不清的鸡猪鹅鸭。

好客的傣家竹楼，
时常有走亲串戚的人；
富饶的勐巴纳西，
到处有欢乐的歌声。

自从出了暴君普麻大，
勐巴纳西没有了欢笑，

(1) 勐巴纳西：傣族传说的理想之邦。

象脚鼓藏着哀怨，
歌声里淌着泪花。

他摊派的捐税象蚂蚁一样多，
他制定的刑法凶残得赛过批雅^①，
他豢养的兵士如狼似虎，
时常把村寨的百姓欺压。

普麻大整日花天酒地，
王宫里关着成千个美女；
城里城外的年青姑娘，
连赶摆^②天也躲在家里。

王宫里彩绸堆成山头，
王宫里粮食霉烂发腐，
而终日耕织的傣家人啊，
却衣不遮体，食不饱肚。

阴云积多了会响起雷声，
坏事做多了会引起怨愤；
勐巴纳西象藏着火星，
每年七月宫中都有火灾降临。

① 批雅：魔鬼。

② 赶摆：傣族聚会的传统形式。

干旱连着干旱，
富饶的土地一片荒凉，
谷子不会结穗，牲畜也遭瘟疫，
花蕾未开就凋谢，鸟雀都飞向他方。

坝子里乌烟瘴气，
寨子里怨声遍地，
怨声笼罩着宫廷，
普麻大肉跳心惊。

他白天叫人加固城墙，
天未黑就把城门紧紧关上，
森严的王宫周围，
常守着九层卫兵。

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
普麻大醉醺醺地钻进帷帐；
他一连做了四个恶梦，
吓出的冷汗湿透了衣裳。

好不容易挨到东方发白，
忙差人叫来摩古拉^①，

① 摩古拉：巫师。

普麻大讲述梦中的情景，
颠三倒四，结结巴巴：

一梦京城燃起大火，
繁华的街市顷刻化为灰渣；
二梦自己变成枝叶密茂的大树，
突然被狂风刮得只剩枝桠。

三梦一个大湖霎时干涸，
龟裂的湖底现出泥沙；
四梦一头三牙大象闯进王宫，
雪白的象身发出刺眼的光芒。

大象用鼻子把宫殿摇撼，
粗壮的象腿朝国王猛踏，
国王刚要发出叫声，
大象的身影突然隐遁。

癞蛤蟆叫唤会看阴天晴天，
摩古拉卜卦会顺着国王脾气，
他翻开历书查看了普麻大生辰属相，
然后把占卜结果说个仔细：

“召①呵！护佑我们的金伞，

① 召：这里是“王”的意思。也用作对贵人的尊称。

有你的福荫我们才免遭日晒雨淋，
召呵！金葫芦长大全靠根和藤。
你的灾祸使我们十分焦心。

“大王梦见天火焚烧京城，
那是王宫里隐藏着一颗灾星，
只有东海龙宫的避火龙珠，
才能够把火灾消弭。

“大王梦见自己变成大树，
密茂的枝叶被狂风刮落，
那是死神缠住了你，
连大臣们也无法逃脱。

“大王梦见被三牙大象践踏，
又霎时不见了踪影，
那是勐巴纳西地方，
将出现一个福大命大的贵人。”

普麻大听得寒毛直竖，
脸上的横肉不停地抽搐；
他顿时觉得天旋地转，
摇晃的身子象快倒的大树。

火烧了京城还可以重建，

天降旱灾饿不死王君，
唯有这福大命大的人，
才是国王的一块心病。

普麻大惊恐地撑起身子，
叫摩古拉再认真卜算：
“比我福分大的人在哪村哪寨？
年纪多大？是女是男？”

跪着的摩古拉抬起了头：
“大王啊！此人家住东郊，
现在还孕育在娘肚子里，
再过三个月他就要降生了。”

杀人成性的普麻大，
立刻传下命令：
“快去把东郊的孕妇杀光，
带着死者的耳朵回来领赏！”

如狼似虎的兵丁扑向东郊，
普麻大露出一丝狞笑。
寨子里流着无辜的鲜血，
血泊里躺着无数孕妇的尸体。

未出世的婴儿啊，

不知是男还是女；
村寨里失妻丧女的人们啊，
发出阵阵凄惨的哭泣。

沙土挡不住洪水，
野火烧不尽山草，
屠杀消除不了灾祸，
残忍的普麻大无法把厄运摆脱。

七年后普麻大又做了四个怪梦，
四个梦使他忧心忡忡。
忙又把摩古拉传进宫来，
再为他卜算吉凶。

摩古拉卜算后大惊失色，
伏在地上向国王禀报：
“召啊！那个福分大过您的人，
现在已有七岁，会打陀螺了。”

普麻大瞪着血红的眼睛，
宫殿象地狱一样阴森，
他责怪大臣们办事不力，
垂首低头的大臣谁也不敢吭声。

普麻大又下屠杀令，

兵士的铁蹄重踏东郊，
一千一百个打陀螺的儿童啊，
顷刻之间全被刀剑砍倒。

秃鹰和乌鸦争食尸体，
凄厉的哭声震天动地，
泪水和血水流成小河，
人们把仇恨埋在心底。

二

百姓又熬过十年苦难，
国王安度了十个春天，
同样的恶梦又缠住国王，
他把摩古拉叫到面前：

“为什么恶梦总是缠住我？
为什么恶梦重复出现？
是那个福分大的人还没有死？
还是你的卜算失灵？”

摩古拉颤抖着跪在国王面前，
翻着历书启动干瘪的嘴唇：

“比您福分大的人还未死去，
现已长成十七岁的青年。”

普麻大听了胆战心惊，
决定要亲自率兵杀人，
正直的老臣素南达，
冒着风险在殿前下跪：

“自古贤明的君王都爱百姓，
望大王不要轻易动兵，
愿大王的心胸象坝子样宽阔，
前两次屠杀已丧尽人心。”

普麻大一听两眼圆睁，
恼怒素南达把他当众撞顶；
南迪迦是一个阴险的宠臣，
眼睛一转又对着暴君献媚：

“再隔三天就是大赕①良辰，
大王可召拢各勐②大小头人，
借赕佛滴水③为名，

① 大赕：赕，奉献。赕佛是傣族的一种宗教活动，人们向佛寺捐献财物，求佛消灾赐福。

② 勐：旧时傣族地区行政区划单位。

③ 滴水：赕佛时的一种宗教仪式，求神时用葫芦等器皿盛清水往地下滴，以示虔诚。

去查访福分大过君王的人。

“问问当年漏网的孕妇，
有几个，在哪村？
盘盘后来逃脱的儿童，
叫什么，多少人？”

普麻大一听大声叫好：
“谅他插翅再也难逃！
查出来就把他拖进龙林^①，
还要重金犒赏你的功劳。”

摩古拉未等国王把话讲完，
上前附耳再献殷勤：
“查出来不忙将他处死，
要借他的福分给大王办两件事情：

“叫他取来西大瓦大湖水，
勐巴纳西便可永远不旱不涝，
叫他找来龙宫避火龙珠，
京城就可避免天火来烧。

“只要大王传下威严的命令，

① 龙林：傣族埋死人和处死人的地方。

办不到就可将他拖进龙林；
万一两件宝物都能找来，
他再大的福分也折损干净。”

赕佛天王宫里杀猪宰牛，
召来了各勐大小头人。
普麻大当众讲出了愁闷的心事，
喧闹的筵席骤然变冷。

半晌有个头人站了起来，
抹了抹油污的嘴唇：
“大王说的那个漏网的人，
听起来象在我们别占达村。

“十七年前的一个夜晚，
我们村里降生了一对双胞兄弟，
大的叫吉达公玛，
小的叫万纳西朗。

“十七年前杀东郊的孕妇，
他母亲恰巧上了柴山，
十年前杀打陀螺的娃娃，
只有他两弟兄进了森林。

“树林里最直的要数槟榔树，

寨子里最能干的要数这弟兄俩，
盖缅寺要二十人抬的中柱，
他俩一人就能扛肩上。

“十架牯牛一天犁不完的地，
两弟兄只要挖半天。
粗活细活样样会，
众乡亲都爱请他俩帮忙。”

普麻大当众把头人称赞，
赏他十四绸缎一袋黄金，
又再三对他叮嘱：
“明天早晨把弟兄俩带进宫廷。”

三

在别占达村最破的竹楼上，
住着砍柴度日的夫妇俩，
绳索背不来温饱，
柴刀砍不出希望。

他们年已半百还无儿女，
焦愁着今后无人服侍，

两夫妇天天到奘房^① 祈祷，
求天神赐给一男半女。

在一个静静的夜晚，
妻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，
见一头三牙大象托着两朵并蒂莲，
绕着竹楼团团打转。

她梦中托起莲花，
霞光照得她浑身温暖，
顿时觉得腹胀心慌，
惊醒过来手脚发软。

她忙推醒熟睡的丈夫，
把梦境一气讲完；
丈夫说这是一个吉祥的预兆，
也许天神给我们送来希望。

不久，她果然怀了孕，
当月亮圆了第十次，
嘹亮的婴啼迎来了日出，
竹楼上诞生了吉达公玛兄弟。

象两块洁白的美玉，

① 僮房：佛寺。

可惜没有金链子系上，
象一对闪光的珍珠，
可惜没有银戒指来装镶。

夫妻俩爱儿子，
用讨来的饭菜把儿子喂养；
夫妻俩爱儿子，
用自己的旧衣拼成小衣裳。

“妈的两块心头肉啊！
爹妈受冻也要给你穿；”
“爹的两块心头肉啊！
爹妈挨饿也要给你吃。”

正抽穗扬花的稻谷，
半夜里遭到冷风冷雨的摧残，
不幸的吉达公玛弟兄，
三岁上先后死去了爹娘。

没有大树遮挡的小草会枯萎，
失去依靠的藤蔓只能匍匐生长。
幼年失去父母的弟兄，
只得挨家挨户去要饭。

在风雨里长到了七岁，

两弟兄长得象小狮子一样，
村里村外的娃娃，
都爱跟两弟兄打陀螺玩。

头人说两弟兄命带灾星，
一见吉达公玛就大声叱赶：
“穷小子再来缠住我的儿孙，
定要把你的脚杆打断。”

听头人恶毒的咒骂，
两弟兄心如针扎，
他们来到埋葬父母的林地，
伏在坟上痛哭一场。

就在这天的中午，
王宫里的兵士扑到东郊，
会打陀螺的儿童全遭杀害，
全寨子哭声震天、阴风惨惨。

两弟兄回到村里，
被这惨景吓得目瞪口呆，
他们把陀螺投入火中，
离开村子到外乡流浪。

弟兄俩帮东家看牛放猪，